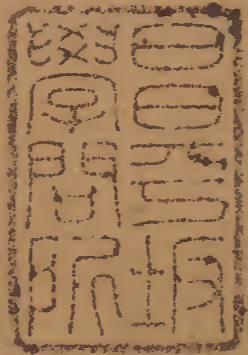


四書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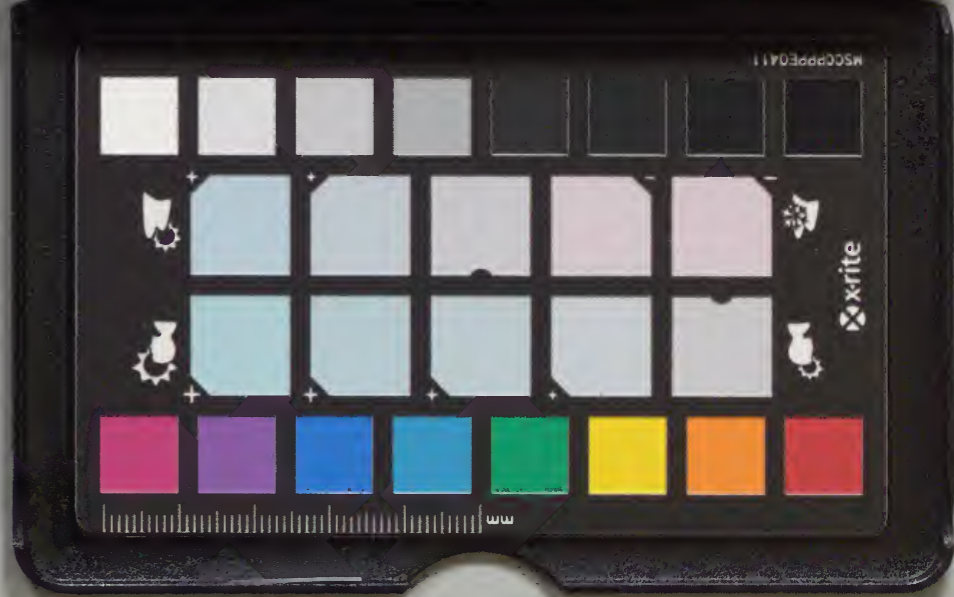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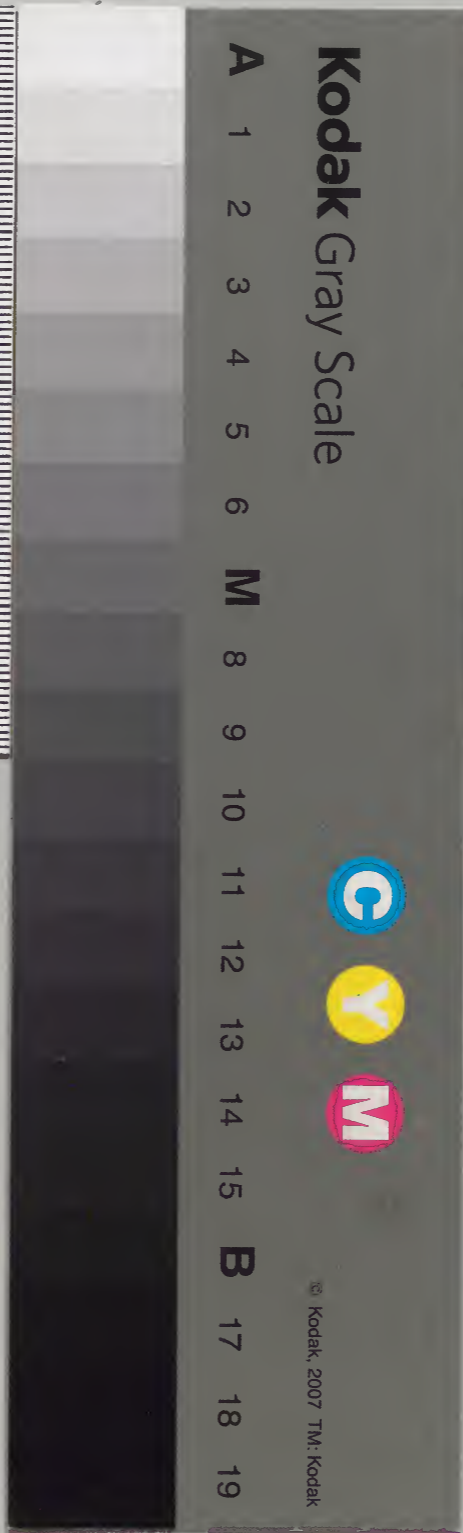
孟子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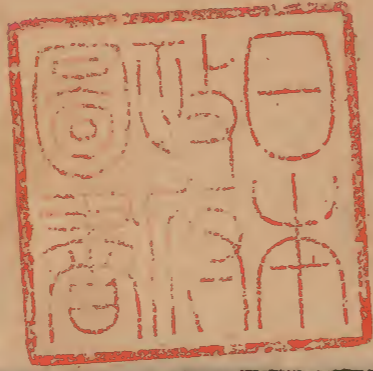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六二〇		
六	二	五	函	號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六	書	
函	二		
一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0	
冊數	6 (4)		
函號	277	157	





四書觀 孟子卷之

聊城鄧東長

兩先生鑒定

長洲彭芝庭

仁和蔣 祝省齋

參閱

新城章 榴柱天

吳興駱

培坦軒著

受業徐以觀賓四

唐汝欽敬若

姪 奎中目明

男 雲俚漢為

雲儀翔于全校字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

抱仁義之學應甲禮厚幣之招以

見梁惠王王曰

凡四方賢士辱臨吾國者未嘗不以利相許而

迄無成

老成練達之人乃

不遠千里而來

意必有奇謀勝算可以立致富強則亦將有

四書觀

卷一

日吉堂

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臣之來非王撫有，何必矢口曰利。亦有

心之德愛仁之心，制事之謂仁。仁之官之謂義。而已矣。臣隨之乎。夫王一國之主，朝

野觀聽王而曰：何以利吾國。則大夫將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亦曰：何以利吾身。利有成數，不在上，即在下。今爭計之曰：何以

將曰：何以利吾身。何以勢必在上者征利，在下者征利，乎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故萬乘之國，而弑其君者必在千

乘之家，千乘之國，而弑其君者必在百乘之家。夫上下各有

於萬而取其千焉，千而取其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其義

而先其利，則不盡奪不廢。此弑逆所由來也。王以為利乎，不利

嘗不利焉。人孰無君親而往往遺親後者，以不知有仁義也。王

王誠以仁義倡之，上則大夫士庶人必亦以仁義率之。下將見

仁主于愛而愛，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義主于敬而敬，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尊元后而親父母，利孰有大于是者。王亦何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立於沼上，而顧鴻鴈麋鹿，不覺對曰：孟

子曰：今日者，寡人之見，哂于夫賢者之亦樂此乎。孟子對曰：王

為賢者，未必樂此。賢者而後得樂此。若不得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亦

其樂也。如古之人有必玉者，所謂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治之，用力齊而成功速，不日成之。王且緩經，始勿亟庶民，

來趨父事焉，于是臺成而王在靈囿，則見囿。麋鹿攸伏，安其所

麋鹿濯濯，而肥也。白鳥鵲鳴，而潔白也。囿中王在靈沼，於克物

哉。魚躍而自得也。詩言如此，夫人文王寔以民力為臺為沼，

不惟而民歡樂之。是以臺則其臺，沼則其沼，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若忘其勞而歸之神靈之助也。曰樂其有麋

鹿魚鼈，樂其有鳥獸，樂其有魚鼈，樂其有麋鹿魚鼈，樂其有鳥獸

鹿魚鼈 也是民樂鳥獸魚鼈之樂無非樂文王之樂 古之人

所以愛養斯民者無 與民借樂故 樂而文王能其樂也 者而後

一不得其所久矣 樂此其微矣若夫不賢者則 湯誓曰時日喪子及女借亡

大異是不觀諸夏樂乎商書 益緣樂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自亡吾乃亡民 民欲與

怨其虐故欲其亡之甚而為是言耳夫為君者而至 之借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 亦求勉為賢者而可矣

○梁惠王曰 寡人之於國也 未嘗不念民 依未嘗不憂

天譴殫精畢 慮亦可謂 盡心焉耳矣 告凶 民無生理寡人于天意

東歲稔遂以萬難之 則移其民於河東 而少壯 移其粟於河內

而老弱者 河東 凶 移粟者 亦然 策可助自非寡人盡心幾令

東手坐斃矣夫天災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果可回

流行何國獲有乃 民果可保則不用心者之民宜加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加多何也 心之徒勞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或百步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 于是勝負 棄甲曳兵而走 及追兵 或百步

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 乃以五十步笑百步則 為 何如曰

不可 彼五十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豈百步者快而五十 臣以

之不知 王如知此則 不恤其民者走百步者也 能行小惠者走

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夫玉道以得民心為本非此之不可

事焉 天地有自然之利在 土先樽節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愛養之耳農所以生穀妨之則不生 盡取之則不繼 數畧不入灣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灣池以產魚鼈 則易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夫飲食官室所以養

死有一不遂 能無憾乎 今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 然而法制猶未備

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給以五畝之宅。二畝生在鄉。二畝半在邑。墻下俱樹之以桑。以

蠶。則非帛。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魚鼈水族也。而家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則非肉。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田無定額。農不

畝之田。勿奪其時。穀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自是而教謹以庠序

鄉之教。申明之以孝悌之義。則子弟皆知頌白之者。不親負

戴於道路矣。合而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亦不飢不寒。相率

親長則民生遂而民性復。家室寧而風俗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玉道老成也。今玉自謂盡心。

也。乃厚斂以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倉廩未嘗塗有餓莩而不

知發人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

也。兵也。兵不能自殺人而罪在操兵者。之行殘滅。王無罪歲。以移民移粟之小惠。轉而盡斯天下之民至焉。豈但多于鄰國而已哉。

○梁惠王曰。小惠不若王道。罪已不宜罪寡人。願安心承教。

孟子對曰。梃刃皆可以殺人。而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也。曰然則刀政皆可以殺人也。曰無以異也。曰若也。殺人有如殺人而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若

也。則王之政殺人也。亦多矣。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則有飢色

也。野則有餓莩。以養禽獸。此無異率獸而食人也。夫獸相食

且人惡之。君者民之父母也。為民父母。行政乃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何為為其象

人而用之也。夫用木偶人以從葬。不過以其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王欲行仁政。先去○梁惠王曰。寡人之國本晉國。也其在先世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

也。及寡人之身。宜其有盛東敗於齊。長子而被虜死焉。西喪地於

四書規 五字卷一 四 且古堂

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無以見死願比死者一洒之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雪恥事小與王事大王毋謂喪敗地方百

里而可以王况魏不止百里乎則王如施仁政於民而先子其

者急省刑罰而不成薄稅歛而不竭民財深耕易耨以遂其生壯

者以暇日之教脩其孝悌忠信之使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則衣食既足禮義復興親上死長之心固結而不解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所以然者非獨我能勝彼煩刑

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遂父母凍餓及兄弟妻子

離散尚何考悌忠信彼直陷溺其民怨已深王且率尊君往

而征之將望風趨夫誰與王敵哉故古曰仁者無敵此所云百

以此王請勿疑斷然行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夫人容貌雖新乃德之符即外可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紛爭惡

乎定吾對曰定于一日各君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日各君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當七八

月之間需雨之旱焉則苗槁矣且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得雨

其功候也而則苗孳然興之矣其興如是孰能禦之觀苗可以今夫天

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重刑厚斂爭地如有不嗜殺人

者出子則如時雨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

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先君桓公晉君文公皆能取威定霸齊桓晉文

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臣學本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故未之聞也。王必欲無以則王天下乎。

曰君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難。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

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

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

將殺以饗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辨斃之言如是不識有諸曰有

之曰。即王是心足以保民王矣。在百姓淺見傳聞是事皆以王為愛費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以羊易牛其迹似吝誠有如百姓之

愛者。但齊國雖褊小吾何至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

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彼

姓所知者小大以數取今王以即有不忍之心小易大。不忍之心彼惡知之且王若為隱其無

罪而就死地。則亦如是于牛羊。何擇焉。王乃笑曰。不忍牛者

是心也。是誠何心哉。我本非愛其財而乃易之以羊也。宜乎

百姓之謂我愛也。曰。雖有百姓之言固無傷也是乃所以善仁之術也。

蓋殺牛既所不忍。費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王乃以羊易牛。則既存以全生。而實非獨忍于

以見牛未見羊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呼。遊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是為兩全而無害。大凡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廚也。庖廚既遠則不忍之心施于見聞之所及。而用之以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夫以小易大。牛

不見不聞者。仍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夫以小易大。牛

乃欣然。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正夫子之謂也。夫

我乃自行之。宜其反求而即得矣。孰知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至夫子言之。然

于見牛未見羊之故。遂於我心有戚戚焉。但此心甚微。夫子以若觶觶之狀。復呈于前。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由王之言觀之。雖知此心不從外。得猶未識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孟子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可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不能舉輕能見小而不能見大，無此事也。曰：王知如此則知是心之合于王無難事矣。蓋物與人異類而人與人尤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于民切而手操。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緩推廣仁術仁民易而愛物難。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是何異于舉百鈞察秋毫而不可見者也。然則故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用恩則王不用恩則不至非見保為不用恩焉。恩之無可用也特不用恩耳。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問：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若為長者折枝，而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如是。故王之不王，非

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王誠不誠在乎推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之大可運之於掌，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心一也，所加無窮而所舉不竭，止乎恩之推與不推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業大過人者無他焉。注：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以及難當然之序也。今恩已足以及禽獸而功反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良由王之未嘗度之也。試思權然後知輕重，物之長短，然後知長短，物之輕重，何由知必權？然後知輕重，何由知必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而心之有輕重，長短，不為尤甚。蓋物無權度，所失者短，心為舉斯加彼之準，運天下四海之主，若不以在物之理處，物之義為本，然之權度以衡量于其間，則重其所輕，輕其所重，長其所短，短其所長，者不可勝計矣。今王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王請度



之抑王

愛民之心所以輕

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

於心與

三者寔非人心之所快有甚于殺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

特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據王之言則是為欲所誘故其心尚明

且短而功不至于百姓

也孟子遂從而誥之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乃笑而不

言

孟子故曰肥甘所以悅口輕煖所以適體采色所以悅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然此數

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

欲可知已

土地未盡辟秦楚不來朝中外非一統則所欲不遂王殆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

國而撫四夷也

王之所欲

以若

與兵構

所為求若

而計主

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

求而無益

若是其甚與曰

不惟是也殆有

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必盡心

力而為之

不惟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

諷鄒人

而與楚人戰

則王以為孰勝曰

非楚

楚人勝曰

王蓋以鄒小而楚大鄒寡

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彊

不

獨

鄒楚

然哉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齊集

其地

有其一欲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所謂後必有災者以此

蓋亦

舍若所

所以求

本矣

反求奈何夫天下之仕者耕者商賈者行旅者疾

耳今王發政

以

施其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是合天下之欲以為欲而

王曰吾

非所計矣

小眾寡強弱

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

賦

昏昧不能進於是政

施仁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仁政之道。先王不。民。養。民。先。在。制。產。益。禮。義。生。于。富。足。有。恒。產。而。後。有。恒。心。若。夫。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義。理。士。為。能。若。之。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如是而犯。罪。者。眾。矣。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夫罔所以掩。取禽獸者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產所係。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亦免於死亡。既遂然後驅而之。善。則自然。故民之從之也。輕。易而無難。此所謂有恒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此所謂無恒產而無恒心也。王欲取所謂發政。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以制民常產。請。

制民常產之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授宅。授田。而兼教之。樹畜。恒產之制。大畧如是。由是。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所謂繼而之善。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以政教化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要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如此。區區辯術。豈可同日語哉。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不敢以好樂為是。為非。未。有。以。對。也。今。私。質。曰。好。樂。之。子。治。何。如。孟。子。曰。好。樂。無。不。甚。耳。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孟。子。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而。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毋以所好之為非正也王之好樂而果能廣其量而甚焉則

齊其庶幾乎不得其道雖先王之樂無益也今之樂由古之樂

也曰好樂甚而齊庶幾其故可得聞與曰獨樂以樂與人樂以樂者孰樂

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而取樂與眾樂而取樂者孰樂曰不若與眾

孟子乃迎機而導之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眾此至公

之常情也王而如此則善言樂者莫如王善好樂之甚者即莫

如王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

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之後或繼以田獵今王田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若此者此無他以王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不寧惟是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

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若此者又何也此無他推好樂之心以行

所與民同樂也觀民情之欣戚一係于君親之公私今王推好

心而廣其大公之量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直與百姓同樂則歸而王矣樂則

齊其庶幾齊其庶幾者蓋如此

○齊宣王問曰嘗聞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有無不

於傳則所載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當日民猶以為小也曰文同

里而民以為小甚矣民情之厚也若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

文王之囿雖曰方七十里然名屬之文王是非文王有也囿中有芻蕘而芻蕘者往焉

有雉兔而雉免者往焉以七十里之文圍而與通國民同之取之者無窮民以

為小不亦宜乎若王之博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臣國中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敢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非圍也直以麋鹿為為阱於國中也

且望之者股栗見之者隕涕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大凡為大國者多

惟仁者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為能以大

事小焉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為小國者多不惟智者明義

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

何踐事吳夫大之恤小也以大事小者發于中心之誠

不忍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由于一心之敬謹存畏天者也樂

天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與保天下乎畏天者制節謹度不敢

其規模天為一其氣象不足以保其國乎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正畏天者保其國

保天下從王曰大哉言矣但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恐不能

也對曰好勇王請無好小勇耳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無逞血氣之所為而本

交玉之詩云命與師侵阮而往至于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遏人徂之莒以篤周家祜以對于天下仰望之心此文

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也不又書曰天降

下民是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教寵之以四方焉今

受天命為民有罪無罪當安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

君師則凡亂者乎書言如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

此當時苟有

且吉堂

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勇何大也今王特患不能如文武之勇

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將引領望救之不遠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有勇不流于姑息之仁智而有勇不局于苟安之智而其用益大矣玉何病焉

齊宣王

以雪宮館孟子一日

見孟子於雪宮王

乃自誇其離官遊幸禮遇之隆曰寡人常以

之自賢者不遠

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

其人君果尊禮賢士國其分所應得然不獨

賢者宜得此樂也人皆各有應得之樂倘在上者不能推之而

人不得則有非其

君上之心矣

夫下當安矣以

不得而

非其上者

非也

然上常為民上而不與民

同樂者亦非也

夫不與民同樂則有非之心能與民同樂豈無感之之效彼夫有樂必有憂而君之所樂所

憂與民之所樂所憂往往各不相謀苟能不自樂其樂而

樂民之樂者民

必感懷于樂之所由得而亦樂

其樂

不自憂其憂而

憂民之憂者民

必感懷于憂之所由釋而亦憂其憂

夫憂樂分則各徇其私憂樂共則交致其公今

樂民樂而民亦樂其樂是

樂以天下

亦憂其憂是

憂以天下

矣憂樂相通上下無間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請得以先臣晏子之所

焉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之山遵海

而南

以放於琅邪之區凡以為遊觀也然世主之觀不足取而先王之觀當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心

竊慕焉

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

請言先

天子

十二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行諸所守之也諸

侯

五年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

其所守之職也從無有非其

事

而空行者而又于每歲之中天子于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歛而助不給

其畿內諸侯于其國中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休

吾民之助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是吾一遊一豫皆自恩惠以及民為

諸侯

之法度

諸侯也不然

師行而糧食取之

致使飢者弗

得食勞者弗

息

是賄賂而

胥讒民乃怨而

四書

孟子

卷一

十一

作慝是方命而虐民其飲食若水流而無止流焉連焉荒焉

亡焉為所屬小諸侯憂焉從流而忘反謂之連從流而忘反謂之連

荒迷于長林樂無厭謂之亡從流而忘反謂之連從流而忘反謂之連

連之樂荒亡之行時不大相背謬哉先王之法如此今惟在君

所擇行之也景公說乃大戒於國以曉出舍於郊以便于官於

是始興發補不足為創與召太師而謂曰君臣相得自古為

也不可不樂以播之子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焉其所蓋今

傳徵招角招是也夫角為民徵為重君臣相說而不言官商者

馬其樂章詩有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

人臣能畜其君欲者乃好其君也當不獨矣

○齊之封內有明堂者則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當時之

宣王問曰人皆謂我且毀明堂抑毀諸且已乎孟子對曰王亦

堂所由夫明堂者乃王者之堂有省方之舉居也今巡狩之禮

之行王欲行王政則亦可以王而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

與對曰王政亦法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分一而斂從仕

者之子世祿而報從關市但譏察非而不征其灑梁任民取無

禁罪人身而不孥而于其老而無妻者曰鰥有老而無夫者

曰寡有老而無子者曰獨有幼而無父者曰孤夫民雖窮苟有

相與告恩結此四者或老而無依或幼而無倚真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是

文王發政施仁雖無所必先斯四者尤如詩云哿矣富人哀此

熒獨正文王必先之意也王政王曰善哉夫子所陳言乎曰王

其在玉謨舉而行之乎王曰善哉夫子所陳言乎曰王

其在玉謨舉而行之乎王曰善哉夫子所陳言乎曰王

其在玉謨舉而行之乎王曰善哉夫子所陳言乎曰王

其在玉謨舉而行之乎王曰善哉夫子所陳言乎曰王

其在玉謨舉而行之乎王曰善哉夫子所陳言乎曰王

其在玉謨舉而行之乎王曰善哉夫子所陳言乎曰王

其在玉謨舉而行之乎王曰善哉夫子所陳言乎曰王

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度不能公利對

曰何傷昔者公劉能行王政也好貨詩云公劉處西戎之間力

乃外則積乃內則倉廩無底囊于有底囊而為遷

思戢民用光大其國弓矢斯張有干戈威揚之爰方啟行

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亦能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度不能祛欲對曰何傷昔者大王亦

行王政之君也嘗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

馬而循西河水游至於岐山下爰及其姜女聿來胥宇而居

以倉皇避狄之秋而不忘琴當是時也民之婚姻以內無怨女外無失配曠夫其與百姓王如好色亦能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夫周之王也公劉培其本太王肇其基文王昌其運其

其行王巫明堂朝諸侯春准行王政也今明堂在齊於王良便

政勿疑

○孟子謂齊宣王曰人各有所託受託者王之臣有託其妻子

之事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方以為友之不負所託而比其反也

則見凍餒其妻子焉則王之何而處王曰受人之託而負

也義棄絕之曰官各有所守有官守士師為獄官之長其屬有

師所當不能治其所士而使刑獄不當則王之何以處王曰

治也苟不能治屬之士職業不修焉則王之何以處王曰

職居首領而不已而夫友不可以負友之託也君其所以

是曠官也法當已而夫友不可以負友之託也君其所以

君其可以曠君之職乎玉明乎曰若為一國之主居萬民之

處人矣孟子乃直指其失而謂之曰若為一國之主居萬民之

也乃政事廢四境之內竟不治焉此與負託之友則將如之何

以自王問此時宜其反已自責虛心下顧左右以釋而言他亂其

詞其悔自責而恥下問
如此尚安足以有為哉

○孟子見齊宣王曰世

所謂歷年久故舊國者類以喬木世臣

以然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喬木可以壯一國之觀其有

之謂也世臣世篤忠貞義同休戚國運賴以匡扶人心賴以繫

始則為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用將倚為腹心之人者

親臣今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用將倚為腹心之人者

去而絕也親臣且無免世臣乎然王曰當我之親我初不知而

不之問也則齊安在其為故國也王曰當我之親我初不知而

慢用之故今亦輕舍之吾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使所用者

不以其去為意耳不知日之親臣即他日人君用人與其悔之于

年之世臣也曰後莫若謹之于始是以國君進賢當將用未

難其慎審如勢之所迫不得已者其謹如此所以然者蓋以尊

日所尊者未必賢後必將使卑者得踰尊所親者未必賢後必

求卑而賢者用之是踰尊失親疏之等矣是一舉措間可不慎與

求疏而賢者得踰尊失親疏之等矣是一舉措間可不慎與

者用之是疏以踰尊失親疏之等矣是一舉措間可不慎與

所謂慎之如不得已者何如蓋人才之用舍不可論

一已之私情亦不可據一時之偏聽如有人于此左右皆曰

賢安知其不求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安知其不蔽未可也

賢安知其不求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安知其不蔽未可也

至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或詢其行或見其賢焉然

後用之而置之尊親之列焉夫輕進不可左右皆曰不可安知非

擠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安知非犯勿聽至國人皆曰不可

始有公然後察之或探其心術或見其不可焉然後去之而

論矣然後察之或探其心術或見其不可焉然後去之而

之疏賤之倫焉一進一退既編訪于人又精察于出所謂如不

得已者如此則不者不德倖進而所進皆賢安有不識而誤

所謂歷年久故舊國者類以喬木世臣

以然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喬木可以壯一國之觀其有

之謂也世臣世篤忠貞義同休戚國運賴以匡扶人心賴以繫

始則為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用將倚為腹心之人者

親臣今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用將倚為腹心之人者

去而絕也親臣且無免世臣乎然王曰當我之親我初不知而

不之問也則齊安在其為故國也王曰當我之親我初不知而

慢用之故今亦輕舍之吾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使所用者

不以其去為意耳不知日之親臣即他日人君用人與其悔之于

年之世臣也曰後莫若謹之于始是以國君進賢當將用未

難其慎審如勢之所迫不得已者其謹如此所以然者蓋以尊

日所尊者未必賢後必將使卑者得踰尊所親者未必賢後必

求卑而賢者用之是踰尊失親疏之等矣是一舉措間可不慎與

求疏而賢者得踰尊失親疏之等矣是一舉措間可不慎與

者用之是疏以踰尊失親疏之等矣是一舉措間可不慎與

所謂慎之如不得已者何如蓋人才之用舍不可論

一已之私情亦不可據一時之偏聽如有人于此左右皆曰

賢安知其不求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安知其不蔽未可也

賢安知其不求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安知其不蔽未可也

至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或詢其行或見其賢焉然

後用之而置之尊親之列焉夫輕進不可左右皆曰不可安知非

擠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安知非犯勿聽至國人皆曰不可

始有公然後察之或探其心術或見其不可焉然後去之而

論矣然後察之或探其心術或見其不可焉然後去之而

之疏賤之倫焉一進一退既編訪于人又精察于出所謂如不

得已者如此則不者不德倖進而所進皆賢安有不識而誤

用之哉不特進退人亦當如是左右皆曰可殺勿聽恐有私諸

為民父母

而宗社之固不待言矣主
欲故國其于此加之意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

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

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之言所以深警齊
王垂戒後世者切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國之資于賢與作室之
資于木其理一也王欲為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室巨故
木必大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

也備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王之明于任
木也如是乃

夫人于仁義
之道幼而學之及壯也遭時
其壯也而欲行之殆亦如大木之
生長于山林而

待工師之採擇不得王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功利之謀是
與大木而斲

小之者則為何如夫任賢所以治國也
不任賢是不愛國矣今有璞玉於此雖所
值

萬鎰之多非不寶貴也貴者輕擲之人手成然璞
玉須惟琢而始成而年不故自試其雕琢必使玉人彫

琢之

以玉人之講習于雕琢者精
非若已之自用以致毀也

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各雖使玉人雕琢玉而
實欲其舍所雕琢而教玉人彫琢玉

哉此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國之不洽宜矣抑何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齊人乘燕
亂而伐燕遂勝之宣王問曰寡人之
勝燕也或謂寡人利不可

勿取或謂寡人機不可
失宜取之寡人竊
自思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勢均力敵勝敗
未可知也乃五旬而舉之度
人力不至於此以益齊乎若天

與不取是逆
天也必有天殃意取之
以爲何如孟子對曰天意不可
知亦卜諸

是也備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民戀故主
天命未絕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

文王是也且齊之所以勝燕非天也亦
燕民望救于齊之故耳夫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非不足以
相抗而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
豈有他哉特以燕政暴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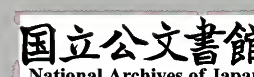
如在水火之中

故望救避水火也。王官拔諸水火之中置諸衽席之上。如以水于玉以避水火也。然後順其心而燕民始歸附也。假而濟水益深。假如火而濟火益熱。將避燕之民復亦運于齊之心。更望諸人而已矣。臣恐不取必無天殃。

○齊人伐燕。之後不用孟子順取之。是諸侯皆不將合謀伐齊。救燕夫連之以諸侯之眾而假之。宣王懼而曰諸侯以燕多謀。伐寡人者。知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以七十里之小國而能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而懼畏人者也。湯

事嘗微書仲虺曰。尊伯湯第一征自葛始。其志在救民。天下即信之。或以東面而征。則西夷之人怨。或以南面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望之曰。均在水火中也。奚為後我。而不先來征也。由書言民望之。冀其來不若大旱之望雲霓。願雲合而雨興也。及湯師既至。師行不擾。懼見而雨止也。而民亦素諒其心故。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但見誅其有罪。君而弔其無罪。民若時雨降。于大旱之後而頓。民于是大悅。書曰。行弔代者。後我后后來。我其蘇。七十甲而為政于天下也。今燕虐其民。與葛伯往而征之。亦與征葛。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又何異于雲霓之望乎。王能如湯之征葛。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王之覆燕必自稱。視夫木。大益深。熱視夫不止不變者。又加之何其可也。且天下向何如望之者。方殷而虐之者。反甚。如之何其可也。且天下向固畏齊之彊。而欲併力也。但未有費。今又取燕以倍之地而不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將令忘之者。是自動天下之兵也。又安得不以千里畏人哉。為今之王。速出令。以曉人。反其之。施倪止其之。重器謀於燕。羣臣百姓之賢者。



置為君而後兵去之。是齊為義兵而非貪兵燕為德國而非仇

齊之則猶可及。其未止也。不然吾不知為齊。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國家有難有司先之。百姓有司

死敵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赴救而死也。其薄于長

民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又不可誅之則國

則可也。孟子對曰。君但責民之不忠于有司也。凶年饑歲君之

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豈止三十三

也非不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未必有司以疾。甚上聞于君

可救也。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未必有司以疾。甚上聞于君

司之死亡而莫以告是。在上者慢于下也。昔曾子有

曰戒之戒之。凡出乎爾者。即所反乎爾者也。由此言夫民之蓄

有司者非一。今而後始得假手于。反之也。報施相稱。君子無尤

焉。要之民所以不救有司者由于有司之不恤民而有君以愛

而行仁政。財有司必體君之心以愛斯民親其上而愛戴死其

長。而捐軀矣。何至疾視其死而不救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閉於齊楚。兩大之間不有以事之不

中擇一尤強者事齊乎。抑事楚乎。孟子對曰。特已者可自盡持

之是謀。欲倚大國之援以為非吾之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滕雖小。鑿斯池。深也。築斯城。高也。未嘗非可守之與

民共守之。君不忍舍其民。民不忍背其君。愿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以吾之人和保吾之可為也。而欲擇強而事。

○滕文公問曰。滕與薛唇齒之邦也。今齊人將築薛。而有之則滕之勢益

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始居于邠。猶君之狄

人侵之不畜築薛之齊也去此地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岐山

而取之不得已也與。王之王業實由此起。正以其平日積功累仁。

善也。然則目前之案不足以定人。苟能揆時勢之宜循義。為善

焉。則一時縱失其地而後世子孫必有如周王者矣。君子創

業于前垂統緒于後亦曰為所當為而為可繼續而也。若夫

成功則天也豈為善而先望報乎。今君如彼何哉。勉疆為善盡

其在我以聽而已矣。齊強滕弱勢固不敵。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大國，莫其無侵則不得免

焉。如之何則可？公殆欲于遷守二者之外。孟子對曰：吾為君圖

免焉。繼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終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太乃

屬其邪民言老而告之曰：吾之奉事狄人至矣。狄人之所欲者

不在皮幣大馬珠玉而在吾土地也。夫土地本所以養人，今以爭土地故吾

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而遂

無君也。我將去之。用先為二三子告焉。于是去郊踰梁山作邑于岐山之下

居焉。邠人謂曰：吾君平日之所以撫我，今日之所以

人行矣。我不可失也。是從之。遷者如歸市。地雖失而人民如故。

此遷國圖存。或又曰：此土地者受之天，世守也。非吾身之所能

自為也。難但當效力死而勿去。此守正以殉國。必一道也。夫此

宜在或人所言乃萬世之正義。君能如太王則遷以避之。君請

審已擇於斯二者。而處之可也。此外而欲為能

○魯君平公以樂克稱道將出。而號見孟子。然君子之道。變人

臧倉者佯為不知曰人君出入他日君出則必先命有司所

之重之地誠也今乘輿已駕矣而有司未知所之也何其顛異敢請

所公有告曰將見孟子倉乃肆曰君之身子乘之身何哉君所

為輕其身以先禮加於匹夫者倘以子為賢乎夫賢者無備長據

然則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其踰子前喪其父母而

分厚薄禮乎義乎君無見焉公之曰諾遂止而樂正子入見

曰君向者謂見奚為不見孟軻也始吾之欲見者或告寡人

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夫父母之恩同一罔不得為賢是以不往

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謂前以士禮葬後以大夫禮葬前

父以三鼎而後之祭以五鼎與曰否此乃禮制各分所拘謂夫

喪母棺榔衣衾之獨美也曰是非所謂踰也稱家有

前之貧不可以為後貧富不同故也顧臧倉一言即阻見賢

之富不以儉其親乃釋先犬之疑樂正子乃不見孟子曰克以夫子告於君君為

正天意所在也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禮人之

命駕此哉孟曰凡人之行者或有人在君前使之見用其止者或有

子曉之過主而行雖稱其賢而使之不遇而止雖或人

其短而尼之竟其所以行以止者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吾之不遇魯侯者天也臧倉亦何益不然雖下臧倉亦何損

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孟子曰：子思謂於千不極也。

昔之不極，曾對天也。無會亦稱益，不極則有極，會亦稱非。

其說而論，引之。意其祖以許以山，許以山，許以山。

命也。來以山，變人亦變，會亦變，其以不果來也。命也，來以山，變人亦變，會亦變，其以不果來也。

五天子，其近于曰京。五天子，其近于曰京。

四書觀 孟子卷之二

四書觀 孟子卷之二

聊城鄧東長

兩先生鑒定

吳興路

培坦軒著

長洲彭芝庭

歸安陸 師巢雲

參閱

受業莫之京省三

德清徐志莘商農

舒 裕晉初

沈天柱肇旃

男 雲儀翔子

孫 良嗣振宗全校字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

齊之先臣有管仲晏子者，功施爛焉，後世莫及，故使夫子而當要路於齊，不知

若管仲晏子之功，可復

期許否？ 孟子曰：齊人之所知者，子生

四書觀

孟子卷之二

且吉堂

齊而智識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夫管晏之功仲尼之徒所不道者舉管仲

而晏子可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安曰是

吾先子曾子之所敬畏也吾何敢與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

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夫管仲何如人哉自古聖

以不得君之專在或管仲之得君也尊為仲父羣如彼其專也

其行乎國政也獨任四十餘如彼其久也宜乎興道致治以成

侯假仁義以行霸術功烈如彼其卑也管仲之品如此爾何曾比子於是孟子既

之言曰由此觀管仲固曾西之所不屑為也而子乃為我願之

乎曰夫子以管晏為不足為亦嘗念管晏之功乎夫管仲相桓

管仲以其君霸也景子相景公布德緩刑以修內晏子以其君

顯也由夫子言之而管仲晏子而猶不足為與曰以君霸顯何足

當路于齊耳使我而以齊王由反手也曰弟子既已惑矣今言主

易之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不為不百年

而後崩其德施不為不久矣然猶未洽於天下及武王周公繼

之然後大行蓋致王若今言王若是易然則非惟管晏文王亦

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自其所以致王之難則由湯之創

至於武丁之中典賢聖之君如太甲太戊六七作累世德澤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思慕痛深難變也是武丁之賢能用人

之時遂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極矣然而紂之去武丁

未久也其在下則老故家與先良遺俗在上則先流風與朝廷

善政猶有存者又有貴戚之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與姓之

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世德在人餘澤未故道必久

而後失之也其失之之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然而文王德之則猶方百里起之局則得之小而當全盛是以致王難

也由前言之則所值之時難出後言之則所處之勢難交齊人

有言曰人之作雖有智慧巧不如乘之可為勢然後建功立業使

將安施乎人雖有鉉基備不如待之耕種時乃以成就稼穡使時

用乎而我謂以齊今時與勢則易然也豈有未至則鉉基將安

夏后殷周之盛王畿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

狗吠之聲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廣則地不改辟

矣民不眾則民不改聚矣地不闢則民必歸土

蓋莫之能禦也而由方百里起者何如也且有不必更待

者周自文王至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之視商家賢聖

者與矣諸侯紛爭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科

戈賦無有休息矣當此之時而一行仁政飢者之易為食

不待深仁厚澤而民之感德者深歸心者眾如飢者之易為食

渴者之易為飲也其于致玉何難哉夫得時乘勢固孔子嘗曰

天下之言速者擬諸置郵德之流行其漸被暨詒更有速於置郵

而傳命者然則以德行仁有不亂極之時兼以地萬乘之

國而行待時勢而裕如者而況當今思治之時廣民稠萬乘之

故所施事半於古之人不必百年功必倍之不止三分惟此時

之時勢易為然我謂以齊而德行速為然反手虛語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之抱負誠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則如

詐雖由此而霸而王不足異矣但不知任如此則亦有所恐

動心否乎孟子曰不懼無所疑亦無所我四十能不動心矣

曰若是則夫子過也。孟賁遠矣。夫賁之方僅能舉一物之重而
 不難。曰是亦不難。若但以心不動言則。告子曰。先我不動心
 不待四。曰若是其不動心有道乎。曰有。苟隨其意見之所到
 而各有以主之。則臨事皆能無恐懼疑惑。北宮黝之養勇也。挺
 矣。試各以不動心之道言之。古有勇士。北宮黝之養勇也。挺
 而不畏刺。膚。而視。不。思以毫受挫於人
 若撻之於市朝。不惟。不肯。受於褐寬博。亦不肯。受於萬乘
 之君。反其。視刺萬乘之君。則。若刺褐夫。者。然。是以。無。有。嚴。憚。諸
 侯。者。無論。稍。挫。必。惡。聲。至。亦。必。反。之。不。動。心。者。也。又。有。勇。士。而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言。其。自。曰。我。心。則。有。定。主。而。不。勝。猶。勝。也。
 若。使。量。敵。之。可。而。後。進。慮。必。我。之。勝。而。後。會。不。敢。進。而。會。矣。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是。其。道。又。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嘗

即二子之氣象觀之。昔孔門中有曾子者。友求諸
 已者也。舍非曾子倫也。而其無懼取必于已則。孟施舍似曾
 子焉。有子夏者。篤信聖人者也。黜非。北宮黝似子夏焉。夫二子
 之勇。同出于血氣誠。未知其孰賢。然而。論其所守。則敵入者。以人為主。
 守已者。以己為主。雖有勝。有。孟施舍。所。守。為。約。也。要。之。勇。以。義。
 不勝。而。心。之。不。動。自。如。則。孟施舍。所。守。為。約。也。要。之。勇。以。義。
 氣不足。恃。則。二子均為小勇。而非大。昔者曾子謂門人子襄曰。子
 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人所恃以常。自反而不縮。則理
 氣不。雖。弱。寬。博。之。吾。敢。不。懼。焉。若。自。反。而。不。縮。則。理。直。而。雖。千。萬
 能伸。雖。弱。寬。博。之。吾。敢。不。懼。焉。若。自。反。而。不。縮。則。理。直。而。雖。千。萬
 人之。吾。無。所。往。矣。此。正。所謂。大。勇。而。子。所。當。好。者。也。吾。以。曾。子
 舍。雖。似。曾。子。其。所。守。者。乃。一。身。之。氣。也。理。為。氣。主。守。孟。施。舍。之
 氣。者。有。時。而。屈。守。理。則。無。往。不。利。而。氣。亦。常。伸。故。孟。施。舍。之
 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理。為。約。也。此。曾。子。之。以。理。為。主。而。不。動。
 曰。勳。舍。與。曾。子。之。所。以。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不。動。心。則。既。聞。之。矣。

其可得聞與曰欲知告子之所以不告子曰人于言語有所不
 道通則心即因動心觀其言而自見矣告子曰達而用心思索以
 求通則心即因不得於言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焉人于事為
 言而動故有不得於言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焉人于事為
 心而用力檢點以求助子不得於心但當力制勿求助於氣
 焉此告子之道所為固守其心而不動不得於心而勿求於氣
 之速也自我言之心本也氣末也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於氣
 者或因心重于氣故急可也若夫埋寓于不得於言正宜反求
 于本而緩其未猶之可也若夫埋寓于不得於言正宜反求
 乃勿求於心則不惟所言之理終有不通而吾之本心一無
 謂矣究之論其極則不可者夫心之所志而役使乎氣固為氣
 可矣不可即呼者亦不可也夫心之謂之志而役使乎氣固為氣
 之將帥也至氣為一體之充亦為志之卒徒也夫志為氣之帥
 于至焉而氣為一體之充亦為志之卒徒也夫志為氣之帥
 氣為次而不有以善養之則滋故曰持其志必無暴其氣丑不
 其暴屢之弊而不足以助志矣故曰持其志必無暴其氣丑不
 次之說誤以為相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而氣在所又曰
 懸而非相須也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而氣在所又曰

持其志併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吾謂志氣之當交養者亦
 向壹則四股百骸隨其動氣而帥氣之專壹則橫決衝突而不
 專壹則運用固足以動氣之然氣在專壹則受管束適足以
 動志而亂也今夫人之蹶者趨走者是氣失其平也而心
 不反以動其心焉此氣壹動志之驗也而謂敢問夫子心所以
 異于牛告子惡乎長曰告子不得于言勿求我則知天下言莫不有
 子者告子惡乎長曰告子不得于言勿求我則知天下言莫不有
 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告子我則善養吾身浩然之
 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不能養氣也我則善養吾身浩然之
 氣而于盛大流行之體用能復全其本然之初夫惟知言則遇
 吾之所謂異于告子而自然不動心者此也敢問何謂浩然之
 曰丑聞所謂氣矣而未聞所謂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
 氣曰凡物之有形聲者可指其形聲而言之若浩然之難以言
 形也體段功亦自有其言者其為氣也于其舍弘而言至
 大焉其強毅而言至剛氣其體段本如是也果其自反常
 大則不可屈撓而至剛氣其體段本如是也果其自反常

其可得聞與曰欲知告子之所以不告子曰人于言語有所不
 道通則心即因動心觀其言而自見矣告子曰達而用心思索以
 求通則心即因不得於言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焉人于事為
 言而動故有不得於言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焉人于事為
 心而用力檢點以求助子不得於心但當力制勿求助於氣
 焉此告子之道所為固守其心而不動不得於心而勿求於氣
 之速也自我言之心本也氣末也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於氣
 者或因心重于氣故急可也若夫埋寓于不得於言正宜反求
 于本而緩其未猶之可也若夫埋寓于不得於言正宜反求
 乃勿求於心則不惟所言之理終有不通而吾之本心一無
 謂矣究之論其極則不可者夫心之所志而役使乎氣固為氣
 可矣不可即呼者亦不可也夫心之謂之志而役使乎氣固為氣
 之將帥也至氣為一體之充亦為志之卒徒也夫志為氣之帥
 于至焉而氣為一體之充亦為志之卒徒也夫志為氣之帥
 氣為次而不有以善養之則滋故曰持其志必無暴其氣丑不
 其暴屢之弊而不足以助志矣故曰持其志必無暴其氣丑不
 次之說誤以為相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而氣在所又曰
 懸而非相須也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而氣在所又曰

以直養之而無所作為則剛大之本體不勝上際乎天下
 而得之于天塞于天地之間矣其浩然為天地非有餘我非不足
 地者仍見也蓋配乎義與道而行焉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
 也蓋道義兩相配合氣因道義而發道義得氣而敷施當為無
 與道無所疑懼而利告禍福皆不得而奪之矣若不善養而無
 即為無所疑懼而利告禍福皆不得而奪之矣若不善養而無
 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克縱欲行焉自振而也其養之哉夫養
 成之道義而遠趨且疑且懼自振而也其養之哉夫養
 根于氣道義固賴氣以行而氣則自以常而無所愧怍故必自
 集事之合義積而至于事事之合義集之而又集義所生者
 非一事偶義可襲外而取之也如行有一不合于不慊於心則
 吾之氣餒矣夫集義則心慊而氣不慊則心不慊則心不慊則
 亦索然餒矣慊而氣餒義之在內而不外也明矣我故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有之義而外之也者是也慊則心不慊則
 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其先我而不慊心者不過憚然不慊而
 豈真能不動心者哉夫氣固以集義而生而集義之功則自有

節度焉方其始必有事焉久之功深力而勿正以預期其
 功亦終集義之心勿忘其所有勿助其長也夫有事勿忘
 而養者此也勿正助非義也所謂無害者此也集義也所謂
 氣者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此以正之
 術也之芒芒然抱無知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其子疑焉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是宋人以助苗也天下之
 養氣不為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集義為無益氣而舍之者猶
 不耘苗者也雖無莠而猶未為害也至于氣助之長者猶苗
 者也非徒無益氣而又害之知助長之害則知氣非義襲而取
 浩然之氣者何謂知言曰達而無病必其心之明于理而無蔽
 也若夫偏岐諛辭吾知其有由心所蔽也諛而不已至于放
 之言謂之諛辭吾知其有由心所蔽也諛而不已至于放
 曰書親 孟子 卷二 六 且吉堂

蕩謂淫辭吾知其心之錮蔽已甚所陷併不見其偏者也淫而
 之邪辭吾知其心之陷溺轉所離于正理者遠也邪而遁辭吾知
 其心所窮背叛不通故交吾遷就屢變其說也且不特因言以
 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其政而大綱以發於其政則必害於其事
 而節自亦與之俱壞矣聖人復起足以定天下之必從吾言矣
 此非吾之私見也雖聖人復起是非得失者亦必從吾言矣
 夫既知其言之病根而又因以知其心之流弊吾之所謂知言
 者如此彼告子不得言而不知求之于心至為義外之說則
 自先不免于西者之病其又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不
 過冥然罔覺而已耳丑聞孟子知言養氣之說遂以聖人疑之
 曰昔孔門幸我子貢善為說辭即夫子所謂知言也若冉牛閔子
 顏淵善言德行即夫子所謂養氣也數子孔子兼而有之自謂曰我於辭
 命則不能也善養氣則有是德行矣度惟聖者能之然則夫子
 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所能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凡
 不明斯厥心學而不厭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也凡
 乘之夫子學而不厭故能深造而不已乃明已之智也人
 待物不公斯倦教人不倦是仁心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仁也
 心繼之夫子既聖矣由孔子子貢問答夫聖者雖孔子之實有
 猶不敢居而子乃以是何言也丑以孟子不敢昔者竊聞之子
 之道大而能化全體渾然子夏子游得聖人之文學子張得聖人
 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中和義具聖人
 聖人之一體是偏而未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中和義具聖人
 體而之微蓋全而未化者也夫子既不敢問所安曰立志欲高
 雖賢姑舍是欲處也如伯夷伊尹審以爲何如曰不同
 道試以其出處非其意中可君不事非其意中可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以清爲其道者伯夷也何所事之非君何使之非民治亦



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亦均一類也

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亦均一類也

於其類聚聖人拔起乎其類聚

類而且出于羣聖人之類不惟拔乎凡民類聚之中

自生民以來未有出類拔萃盛於孔子也

異者有若之言又曰此吾之所引願學而知

言養氣濟原固自也四十年不動心豈徒然哉

孟子曰所以辨亦辨之心術而已若夫以土地甲力而假托

救世安仁以濟其功者謂之霸霸必據有大國然後威勢足以

民之仁利之私謂之霸霸必據有大國然後威勢足以

鼓衆所以能合諸侯而成霸業以躬行心德而推行救世安

否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若夫以動物不待土地廣甲大國而

實政從者是之王王善政足以招徠七十里文王而之者也

自然歸向是易以德行仁而以意都七十里文王而之者也

以有為也如湯以德行仁而以意都七十里文王而之者也

起以岐封百里者亦有誠偽之異彼以力假仁者乃欲以力

服人者不服然而非心服也特屈力之不贍也若王者之以德

于服之是所謂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

服孔子也無攜貳心服至此無以加矣大雅文王有聲之詩

云王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思不服者此以

德服人中之謂也彼霸者何

○孟子曰無常惟人所名誠使人而能仁為所當為則天下尊

榮至矣而不仁所不當為則身危國亂辱矣今之為君者惡

而榮人而不仁焉則辱是猶惡濕而居下求免于濕也君不

辱也而居不仁必不免是猶惡濕而居下求免于濕也君不

惡辱如惡之莫如責德而尊有德之士之賢者足以正君善俗

則也輔弼中有能者修政立事者也使之在百司職當此

者之在輔弼中有能者修政立事者也使之在百司職當此

使而外國家閒暇則及是時能者明其政刑舉科條有

且吉堂

章官府一體朝野整肅而強仁之道雖大國必畏之矣何榮如
 得矣誠如是也內治既修德威遠播之嘗後
 之幽風詩云鳥之為迨天之未陰雨徹取彼桑根以網繆補
 鷓鴣之巢則今此居下之民或敢侮予以明及時圓治之意
 也孔子讀此詩曰為此詩者其知治國道乎誠能及時無事
 治其國家則在我無可誰敢侮之合詩與孔子之言觀之我今
 有國家者既不能選賢舉能以為閒暇始亦如為善者及是時
 般樂以縱息敖如此則國事日廢內憂外患紛然並
 起而侮之是自求禍也此所謂不仁則辱也六辱之來也所謂
 者至矣禍福非人無不自已求之者大雅文詩云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商太甲之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詩
 之謂也有國家者可不

○孟子曰有國者孰不欲得民而王然得民者得其心也心
 五本非必愛結天下也而天下尊其賢使其能凡俊傑咸
 在位既如此則天下之士相慶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其一
 于市法之外但賦其塵之而必不征其貨若逐末者少則
 之法而不其塵在市者則天下之商望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有政于旅又關之設護察非常而不征往來之稅經其則天
 下之旅聞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有政其于耕者但令出助
 耕公而不稅其私田在其則天下之農負耒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至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宅不種桑
 土而後令出此非先王之法也故于已賦其塵者無復夫與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是適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凡此五者皆王
 四書觀 孟子 卷二 十

○孟子曰古聖賢好善之心一出子路者勇于遷善者也其誠而其量則安有窮哉有子路者心惟悲也之不善失于不知而人告之以有過則必欣然喜焉也之得受益焉者虛不能改故其心惟恐人之有善聞善言則必拜而受焉人之有善者也其心惟恐人之有善聞善言則必拜而受焉人之有聖其好誠矣其量宏矣然猶有人大舜又有大子禹與焉蓋一也之見存而自為者多也至于無此疆彼界之殊必沾沾焉者天下之公理橫天地塞四海無此疆彼界之殊必沾沾焉者得之若若者得之也則其視善反小矣舜直以大公之理還之與人同焉有如執兩用中之舍已從人而毫無繫吝公之量而與人同時而見色之未善則舍已從人而毫無繫吝問好察之下而樂取於人以為善而不待勉強志乎人也見人之有善則樂取於人以為善而不待勉強志乎人也來同善之中取無禁而用不竭也其形迹盡化浩浩蕩蕩往善與人同如此豈獨一時為然哉自其側陋耕稼也陶也漁也以至為帝行不問芻蕘牧岳無非取於人而兼者其志以裕諸已哉夫人為善之心有所鼓而動無所獎而衰今取諸人以為善善則天下之有善者以見取為恥亦勉而為善是之者

人為善
舞非有意而為之而鼓
與人為善者也夫使天下之人中樂于
不載者矣善量之所及孰有大于此者乎
故君子莫大乎與

○孟子曰古之伯夷者擇君非其所可君則不事擇友非其所
之友則不友既非其君則以為惡不肯一立於惡人之朝焉既非
亦以為惡人矣不肯與惡人言焉若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
不但以不友也併不與惡人言焉若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
直如以朝衣朝冠之服坐於塗炭之中斷斷推其惡惡之心以
於極併不思與鄉人立而其冠偶不正既非甚可絕之人亦
待惡人也思與鄉人立而其冠偶不正既非甚可絕之人亦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蓋以舉世無是故時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者彼以辭命雖善不受也不受也者豈有他意哉是亦不
屑就之以汚已也柳下惠者凡君不羞汙君而不事焉凡不卑
曰皆親

小官而不為進而事汗君為小官也不隱其賢而必以其道焉

時遺佚直以為人本而不怨焉而憫焉

其意總見人與我雖同游斯世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

之中心而自有不必相較之道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

程於我側爾焉能挽我哉惟自以為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

失其正焉即當欲去者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他意

哉是亦不屑以去為表我而已孟子因從而斷之曰伯夷誠聖

矣然其神天下人無一足與之隘柳下惠誠聖之和矣然其視

較者未免物介絕物其失也隘柳下惠天下人無一足與之

夫若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若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直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孟子曰當今用兵之家不曰天時則曰地利天時之善者雖可

或然之數耳不如地利之固其形勢之地利之固者雖可以取勝

如人之和其無形之險尤可恃也何以堪三里之城城之小

七里之郭郭之小者環其城而攻之而不能勝夫環而攻之則

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矣然而不能勝者以城郭之

其間也夫以久攻所值之天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何以見地利

也以自守城非不高也宜其難犯池非不深也宜其難越兵革

所用以衛非不堅利也宜可以敵米粟所養以保非不多也宜

以持久矣假如委棄而去之險之有資而不足以結離散之人

民心不和幸是地利不如人和也由此觀之可見人和獨重故曰人君

民也不以封疆之界不可以封疆可以限民之形而固國也不以山

谿之險以山谿可以壯國之勢而威天下也不以兵革之利兵

以山谿可以壯國之勢而威天下也不以兵革之利兵

四書

卷二

四

坦吉堂

革可以耀武于天下而不可以無敵于天下也特此

三者而何以得民心之助乎惟以仁心行仁政而

者則得人多助心行仁政而失人君道者心而寡助

之至貴特國人非親戚心離德而畔之多助之至貴特國人

即天下之已哉即順之由以吾得人心天下之所順者彼失

而為親戚之所畔者在我則為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無與為敵

故得道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亦何假于乘天時憑地利

○孟子之于齊處賓師之位與受祿而守官者不同在齊王可

本將朝王矣乃不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適有寒疾不

可以風來朝將覲朝不識可一惠然使寡人得見乎王蓋托疾以

於東郭氏夫既不能造朝而又能出甲正欲使王聞公孫丑曰

昔者辭以病今日遂弔或者不可乎是在未知孟子之意也孟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果不知孟子使人問疾且

來治之此正可以感悟孟仲子亦不知出弔之對曰昔者有王

命適吾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於朝矣我不

識能至朝否乎既以此對齊使又恐孟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

無歸而造於朝斯時也欲造朝則不可以應王之悟故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蓋將示意于景丑而轉達于景子亦不諱之曰內則

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慈子孝主在恩君禮臣主在

敬凡以盡其丑見王平之敬子也未見子所以敬王也曰惡是

何言也夫敬君者亦望其君為賢聖之君而引之以齊人無以

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

孟子卷二 去 且吉堂

也云爾是不以堯舜望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則以仁義之

道一切權非堯舜之道者不敢以陳於王前是直以堯舜責難

謀功利視齊人之所以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敬王者非

待之者何如此之謂也禮曰父名無諱君命名不俟駕然則臣趨君名固將

朝也乃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我所謂不敬

子徒以臣禮律孟子而不曰是遠成子之所豈謂是與正以我

知齊師不同于齊也而王不當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名我耳昔仁居天下之廣居而包羅萬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義行天

仁有之善乃天下之至富也上乃天下之至貴也吾何慊乎哉曾子之夫豈不

肯言之是或一道也蓋天下有達尊者三位高天下入下莫不知貴上而尊之故

爵一年高天下天下莫不齒仁義高天下天下莫不德一在朝

廷則以名分爲重而貴莫如爵在鄉黨則以長幼爲序而先其

如齒于輔一世而成治長而致雍熙之化惟有莫如德曾

所謂仁義無嫌于富貴者正如此今王雖富有齊國南惡得有

面稱孤亦不過達尊之一耳若論齒德則我有其二其一以慢其二哉故惟天下之庸若無志將大有爲之君必

有所致敬盡不敢名之臣欲有謀焉則就見之如是者何也尊

以天下之治非君一人所能致而其所以尊德樂道者不如是則

道德之士非簡賢之君所得臣備其所以尊德樂道者不如是則

者無非奔走承順之庸臣不足與有爲也故古之大有爲之君也湯

之於伊尹先學焉而後臣任之以阿衡故伊尹佐之以伐不勞

而王所稱大有爲之君也桓公之於管仲先學焉而後臣任之

以仲父故管仲佐之以不勞而霸今天下君地則醜類德則

齊等莫能相尚者無他故也好臣其所教人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之人是安足與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焉後則當

之有謀不敢名也不待信矣夫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有德可尊

利之謀區區管仲且猶不可名而况抱仁義之德不為管仲

者乎而王名之是王不以不可名之臣待我也我之謂命而不

新謂受教者耶陳臻問曰辭受者君子之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鏹而不

受為例矣及於宋則餽七十鏹而受於薛餽五十鏹而受夫

同也受則俱受不受則俱不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

乃于齊若彼于宋薛若此將謂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

非也謂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不免非也受不受之間

夫子必居於此矣孟子曰辭受何常惟義之歸不可

是也何以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宋之贖曰餽

彼禮當餽我義當受子何為不受當在薛也子適有戒備其辭曰聞戒

故為兵需餽之彼饋亦合禮子何為不受然則受宋受薛均也

苦於齊亦無戒心則未有處也在我無所處而忽來餽之是

際之禮而直在衆人見利則易動不辨而焉有喻義君

以利誘之術貨之也受之適中其謀而為所取矣焉有

子而可以貨取乎我之不受有由然也

○孟子之齊平陸謂其大夫孔距曰子之持戟之士設若于行

一日而三失行伍之法去之否乎曰必諫一已不容不待

于三日士之行伍之法然則職守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

年饑歲子內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民之失所是子失伍也民失所之多曰生離死喪距心非不

非不欲之然而倉廩府庫主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玉牧民

之惟王與發賑責命之惟王

者也民一曰未反則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

子之責一曰難辭之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將以未死反諸其

人乎抑亦終守此無芻立而視其死與夫逆料其不得而不為

得而宴然不之反是牛羊之死也若將安辭哉于是始悟曰此則距

心之罪也孟子既以失職責其臣他日見於王曰王之命而為

都者臣知五人焉而能知其失職罪者則惟孔距心而已于是

相責服為王誦之王乃引而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之言失職實由此則寡人之罪也夫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皆知其

寡人始此則寡人之罪也夫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皆知其

其職以保民亦安用此悅而不繹從而改者為耶

○孟子謂蚺龍曰使臣之道也今子之辭靈丘之邑而請為

士師之官自我以有推子之心蓋為其刑罰之不中者吾可以

言也識如是官朝拜今既數月矣聞王刑罰之得失不為不

未可以言與蚺龍有感于孟子之言曰諫於王而王不用遂致

為臣而去夫當諫則諫當去則去雖蚺龍明諫於王而王不用遂致

自為必較善于為人今蚺龍之一諫一去所以為蚺龍則善矣

誠善然非出自蚺龍也有為之者也據其所以為蚺龍則善矣

獨是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彼蓋以孟子道不行而去之不決

去就之常公都子以齊人告孟子曰君子之出處去就各有其

律之也吾聞之也有官守者制之而不得其職則夫有言責者言君

違之不得其言則去若我名則為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留

不合則吾進退惟已自適不得豈不緜緜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客卿於齊本王出吊於滕蓋假孟子王乃使蓋大夫

王驩為輔行特請親侍之臣王驩親治孟子故朝暮見焉乃

見焉乃

自見而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徒事也其泰山巖巖之象

孟子曰齊滕之路不為近矣且乃往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孟子曰使事不治則夫有司既或治之矣子尚何言哉然則孟子

詞以答曰當議之今夫有司既或治之矣子尚何言哉然則孟子

○孟子之喪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齊南嬴邑充虞請曰前

日夫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治匠事常時夫子嚴急之虞雖有

不敢請今稍寬願願有請也向所治木弟若為以美然其意

美而曰喪葬之事亦夫子自古者禮制未棺棺無尺度至

古始有棺棺七寸上梓上稱之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皆得用非直為

觀美也必如然後盡於人子之心夫是心也苟不當得則有所不

可以為悅苟制所無其才以為之則有不可以為悅若得之

又為有財此正人子得任古之人皆用之吾亦人何為獨不然

且棺停之堅厚非比化者無使土親近其膚則先人之體魄

於人子心獨無然快乎得盡而不盡是為天下愛財

吾視矣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物力之儉其親然則吾本

○沈同齊用事之臣也時為齊以其私問于孟曰燕可伐與孟

子答之曰可之燕之土地人民受于膾之為君也宜不得私與

人以燕子之輔君守之而不得私受燕於子膾設有仕者於

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

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以爵祿私相授受在有

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然則自愛其身者固當以古人之

今人教人矣若陳賈者不以古之君子事其君而以今之君子逢其君雖夫

○孟子在齊雖不受祿而亦居卿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

前日願見夫而不可得幸而得侍寡人喜之同朝亦甚喜

不今又棄寡人而歸夫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

曰繼見不敢預請以干得然見固所願也王不忍即去他日

王見其尚未謂時子曰孟子之去也欲其復為卿而祿之不可

而不可我欲改雪宮中國而授孟子室不強孟子以祿養其弟

子以萬鍾尊而為師居四達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敬而式

庶幾所謂居是國而子弟從之則孝弟子固知我心而善盍為

我言之時子不親致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王之意未以

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子所傳述然前是所以時子者夫

時子意以為如是言惡知其不可也欲特視子為如使子欲富

則必計較于多辭十萬之祿而乃受萬是為欲富乎辭之于

之乎今是適為季孫嘗曰異哉子叔疑之為使已若為政而

不用則亦已矣乃又使其子弟為卿以為失之于已而取償于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疑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夫龍斷

如古之為市者不以其所有之物易其所無者使彼此得有司者

為之平其物價治之耳未始征有食利賤丈夫焉必求龍斷之

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羅一市之利人皆以為賤而思所故從而

征之後世遂緣此以為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龍斷之說如此

之所為天下不將能斷我乎彼時子惡足與如此

曰管見

卷二

五

○孟子以道不行而去齊然猶有惓惓屬望之心故遲其行而宿於晝是時有不出王

然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子孟不應隱几而臥示不欲聞其言接其人以絕之也

客乃不悅曰弟子以夫子之行不齊成宿而後敢言今夫子臥

而不聽明示拒弟子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以不應之故大

賢者之為也昔者人何候其起居通已之誠意所以能安子思

也向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以違抱道自重何不能安子

思世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雖尊之不如子思然有人常在君

身向無人乎繆公之側賢之禮容有未至則二子必以不能安

其身此可見古人之留賢其君使之則子者而回為長者慮

言以終公之所以待子思者而子自欲為不及繆公子思之事

待我矣乃齊王不使子來而王留我不及留繆公子思之事

以留我者實所以拒我是于先絕長者矣我之臥子絕長者乎

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已出尹士語人曰君子之至人國也必明于知人

行而無所滯明是道者宜莫如孟子矣乃其夫人國也必勇于

來齊也以爲湯武我王也而卒于無就將謂不識王之不可以

爲湯武則是不明也如識其不可宜乎裹足然且至則是干澤

也是其來齊之始已無當于千里而見王至不遇而故去意其

果矣三宿而後出晝是何依違于進退之濡滯也夫以孟子平

乃悅服獨此事士則茲不悅焉高子以其言告子曰君子之出處矣

所處未善之高潔而愛君憂國夫尹士惡知子之哉我千里而見王非最

有出于常情之外者王之不可以爲湯武而徒爲干澤計也是予所欲也今以道之

意亦望得行其道以佐王成湯武之業不遇故去豈予千旱見王所欲哉心不欲去而義

去既出予不得已則亦不能以據舍予三宿而後出晝則以爲

矣此子所以三宿而後出晝也且予三宿而後出晝則以爲

濡滯於予心則猶以為遠也蓋我之去齊固以王之不能行我
 耳若於予心則猶以為遠也蓋我之去齊固以王之不能行我
 王庶幾改之也王如改諸則必以吾言為終可倍反予之在途
 而遇舍未可知此三宿出書之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方覺王
 心即下里至齊之心也及至舍王哉王資僕
 予然後浩然有歸之志予雖然豈然舍王哉王資僕
 實由足而用以為善王不用予耳王如用予得使大道則湯武
 必可豈徒齊一國民安天下之民舉之澤而安矣王庶幾改
 之予之絕望日望之心也而尹士顧以濡滯謂我是特以小女
 夫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愛則怒悻悻然見
 我耳於其面而去則必窮日之力而後宿哉然則予之心固可知
 也者言尹士聞之歎而自曰惟君子之所為士誠小人也所為而已矣
 又惡知孟子之心若此哉

○孟子去齊充虞于路中問曰

弟于迫隨夫子伺察顏色數日來

夫子若有不

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窮通得喪天也君子不得于不怨

天不合于不尤人自適矣今何為而有不豫之色哉曰一時不

言各有故不容執也我前彼自一時今當去國之日乃吾道行

日安常處順時無所感彼自一時今當去國之日乃吾道行

此又一時也悲夫而憫人焉安得以此時之言律今時之所處不

乎則試言今時所以不能無不豫以彼時之言律今時之所處不

之故夫自古以來間氣所鍾大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開必有德業聞名一世者常期而各世之生非徒然也今由周

文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五百年之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亂

武而可之時有為矣夫數已過而王者不興時已可而治未有不

治天下也如世道不容以終不天欲治天下則王者之業非

皆天為之當此數過時可之時也雖然世之治亂夫天之未欲平

四書觀 孟子 卷二 且言

世之功非我。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惟聽命于天而吾何為

不豫哉。此可見外若有不豫之色而其中之不怨不尤者固

○孟子雖為齊卿未嘗受祿及去齊而居休公孫丑問曰居其位者食仕

而不受祿豈古之道然乎曰非也自有由耳當始至于

於崇吾得見王斯時已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而復受祿

是為故不受也及繼而有師旅命德之際不可以決然請其

寔久於齊非我志也然則王之足用為善者較諸世主為差勝

子始終知人之明也而未嘗受祿則所謂進

退有餘裕者于斯見矣豈得以常情例哉

○孟子去齊去齊問曰蔡夫于其

樂也然而日與聞夫于其

○孟子去齊去齊問曰蔡夫于其

四書觀孟子卷之三

聊城鄧東長 兩先生鑒定 吳興駱 培坦訂著

長洲彭芝庭

仁和姚三辰聖湖 受業茅學詩時正

武康高 怡鶴洲 徐開厚恭愛

姪 鳳來儀成

男 雲儀翔干

孫 良弼振廷全校字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聞孟子過宋而見孟子夫有事

而先為見賢之舉此可見世知世子之可與道人性之善

子天性之善無入聖存基矣孟子言世因與之

孟子卷三

滕文公初立為君以禮聘問為國之道蓋有感于滕何為善

孟子曰國以民為本以食民事急為之經不可緩也

詩云及此農時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其乘屋而葺之其始

播百穀以不穀為怨之耶夫以兵之自急其如也蓋以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則有恒心無恒產者則為所無恒

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制民產而使之陷于罪及陷

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欺其不問民也甚矣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豈是故賢君入也必恭以持已不傲以富而後也

惟恭也則重民禮務其下矣惟儉也故蠲取於民有制矣夫罔

事之佐理而重民禮務其下矣惟儉也故蠲取於民有制矣夫罔

得為仁人賢君則不觀陽虛之吉乎者陽虎曰務之理人而無兼為

富則不能復仁矣而為仁則不能富矣富而求治之士豈可貪富

而害仁哉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存審其幾而決之也

則請言制產定賦之法稽諸三代可酌而行之也

民恒產也五十畝則計其五畝之入而貢焉成人之制民恒產

一夫受田五十畝則計其五畝之入而貢焉成人之制民恒產

七十畝則計其七畝之入而助焉周人之制民恒產

于民也鄰里相助而徹焉各雖有貢其實十畝之入助者七畝

之耕也七十畝之入助者七畝之入助者七畝之入助者七畝

以助也夏曰治地之法

莫善於商助莫不善於夏貢者稜數歲之適中以為民

一定常制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外而不為虐則罔限

而寡取之遇凶年僅以償夫糞其田而不足則必拘于常取盈

曰詩經 孟子卷二 四 且古堂

為是樂歲之寡取民不以為恩而凶年之為民父母而使民取
 盈之盼盼然恨視將終歲勤動之所獲盡輸不得以養其父母
 猶且不能足又稱貸于人不而益之使公私交迫無所事老者
 取盈之數乎溝壑中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此若助之法則善也
 惟者轉死乎溝壑中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此若助之法則善也
 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如是之弊哉然則助之法則善也
 講地從來世祿以養君子非用助法相為表裏今王政夫世祿
 之本而世祿取之公相與助法相為表裏今王政夫世祿
 固已行之矣然行世祿而助法則無公相與助法相為表裏今王政
 且助法不獨行于殷即周亦助也夫以我周法制之詳
 我之公田遂及我之私田此周人之詩也然惟助為有公田
 於以公田之名而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夫以我周法制之詳
 見於詩之蓋善且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夫以我周法制之詳
 法亦可以供世祿將地民何為而行之乎信能行此助法則不
 惟法亦可以供世祿將地民何為而行之乎信能行此助法則不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義使民也所序者射之義欲也
 知向方也謂序者射之義欲也
 周則曰庠時異而名亦學則夏殷
 名義不無異同如此皆所以明
 則也誠使在上者建人倫之理而
 中以恩相與親睦之於下倫法乎
 以分相維而親睦之於下倫法乎
 天下之仁政未必能遠與王業然
 雖行仁政未必能遠與王業然

來取法乎是為王者之師而澤亦足
 則亦可以基王業詩云周雖舊
 焉大雅文王之業詩云周雖舊
 以文王受天命而之謂也所以然者
 政力行之則人心咸悅天命自歸
 而政力行之則人心咸悅天命自歸

雖不能致。孟子之言。遂以井田為必。可行於後世乎。使罪職。主其事。問。

井地之。孟子曰。莫大乎井。井之。君將。力行之。非田。仁政。選。

擇之。中。而。使。子。謂。重。矣。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其。滿。塗。

界。始。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而。井。地。不。均。矣。賦。出。

官。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不。平。矣。是。故。暴。君。貪。汙。之。吏。欲。攘。

利。則。惡。經。界。必。慢。其。經。界。而。故。廢。經。界。既。正。則。田。因。界。而。有。定。

容。賦。因。田。而。有。定。法。分。田。以。給。制。祿。而。均。且。平。矣。直。可。坐。而。

定。也。君。子。野。人。皆。不。可。無。也。夫。勝。壤。地。雖。小。將。有。為。君。

子。而。仕。焉。將。有。為。野。人。者。而。耕。焉。無。君。子。莫。出。治。野。人。無。野。人。

莫。出。賦。以。養。君。子。君。子。野。人。皆。不。可。無。也。夫。勝。壤。地。雖。小。將。有。為。君。

外。謂。之。郊。以。野。田。也。則。井。九。一。而。行。助。野。人。也。郊。以。內。謂。之。國。中。

授。地。則。井。一。使。之。自。賦。兼。行。貢。法。以。養。君。子。餘。以。養。野。

君。子。世。祿。各。有。定。分。此。常。制。也。而。常。制。之。外。則。自。卿。以。下。至。

大夫。必。有。圭。田。祭。圭。田。則。五。十。畝。其。養。遠。之。費。不。待。分。

以。百。畝。者。此。常。制。也。而。常。制。之。外。則。自。卿。以。下。至。於。士。

二。五。畝。所。不。及。也。其。厚。費。亦。如。此。而。之。需。所。以。濟。分。田。之。

君。子。野。人。得。所。養。也。即。風。俗。亦。如。此。而。之。需。所。以。濟。分。田。之。

自。此。亭。焉。彼。八。家。同。聚。于。一。鄉。死。而。葬。徒。而。安。者。各。有。世。無。出。

于。鄉。焉。鄉。之。用。八。家。同。井。而。為。耦。焉。一。出。入。常。相。友。而。不。守。

為。望。交。相。助。而。無。患。若。疾。病。共。此。相。扶。持。而。無。坐。則。鄰。井。之。間。

愛。之。百。姓。無。不。親。睦。矣。至。于。井。之。方。一。里。而。畫。為。井。井。

里。定。而。治。井。界。九。區。百。畝。矣。就。九。百。畝。而。分。之。其。中。為。公。田。

地。均。矣。子。八。家。皆。私。百。畝。當。耕。耘。收。獲。之。時。則。出。力。以。同。養。公。

之。祿。其。外。八。家。皆。私。百。畝。當。耕。耘。收。獲。之。時。則。出。力。以。同。養。公。

月。青。規。卷。三。六。同。養。公。

同。養。公。

田必公之事既畢然後政治私田事

○如所以別野人之異于君子使之中而

○此所以別野人之異于君子使之中而

○詳不可得聞矣吾以前所云者此特

○與輔之子矣所能與哉尚其交相勉焉

○昔孟子述三代井田之法以告文公而

○以謂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井田仁政願愛一塵居而為氓文公

○其徒數十人皆衣之毛布不示不

○以為食欲不食此心之不以耕勞人

○之所在矣時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

○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亦

○曰井地之法也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

○相之所宗木正與為荒誕之辭者異

○矣出疆而載耒耜與異業異服者又

○常而喜新故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相乃見孟子稱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雖然其未聞之大道也謂賢君者與

○而治道之所在不忍勞民以自養此

○財取民之所耕而食則是厲民而以

○辱君而所以刺則在孟子蓋欲

○身所兼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然資者不止一食而已則許子之所

○復詰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相曰

其情固已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

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以爲一冠之微而

耕之不能兼乎織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呼廢者猶

衣與冠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是則不能爲者猶其不能自

也曰種粟之外雖一衣冠一械器皆不能兼而爲之蓋

至此而相之說已窮而孟子所以伸其辨矣于是曉之曰許子

以滕有倉廩府庫謂屬民以自養今許子之言觀之農不爲

陶冶而資其械器似爲屬陶冶矣然爲農者必將曰我固以

粟易械器者不爲屬陶冶然陶冶不爲農而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爲屬農夫哉非通論矣且許子何不之暇兼爲陶冶其

所需之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簡且便何爲紛紛然與百工

交易煩亦甚何許子之不惜煩哉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

也此其言蓋不覺自展其前耕之說矣孟子于君治天

下載之百工其事之輕獨可耕且爲與夫天下之大分本有不

亦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各事其事而且無論大人之小

凡一人之身而其所必需者舉百工之所爲備如不以有無相

必出自爲而後用之則既欲爲此是率天下人而奔走無時

也惟其不能相兼故曰或爲大勞心或爲小勞力勞心者出政

治人勞力者聽命治於人治於人者輸貢食人治人者享貢食

於人相易而交天下貫賤之通義也然則治之與耕非惟勢之

兼者矣試觀古大人之治天下豈有耕而且當堯之時去洪荒

爲者乎神農以前荒誕不可信請言堯舜嘗堯之時未遠生

民之害未盡除故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

禽獸得草而繁殖五穀所妨而不登禽獸是益人獸蹄鳥跡

之道交錯於中國皆洪水之爲堯人獨心而憂之更舉舜任

四書親 孟子 卷三 八

人之而敷治焉舜將使禹治洪水也而草木障蔽禽

政事益烈山澤所生之而焚之是禽獸失所憑逃匿然後禹得施

禹此則疏通九河以分其淪濟水澤水以會其流而凡水而注

諸海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之便于入江者皆導而

注之江馬水有所歸則不至然後中國之可得而粒食也當是

時也禹受命治八年於外三過其家門而不入蓋凡為大人者

不暇顧其雖欲從事其可得乎乃水既平而氓利未興大人

為后稷承命教民以稼穡樹藝五穀由五穀熟而民人育

焉而未人之有秉教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不由其

近於禽獸是亦大人未聖人有憂之而勞心使契為司徒之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

以人倫之日也而放勳命舜民有用力于人勞之有趨向于

其教之之法則放勳之詞曰倫之道者則勞之人倫之道

則來之有心背乎人倫匡之有行反乎人倫直之有志弱而不

倫之道輔之有氣怠而不能自行翼之凡若此者優游浸漬使

自得之又悉其勤始而從而振作加德之夫水上之性而使

又憂之味也而聖人之勞心憂民如此勤且而暇于耕乎

且夫同憂也而所憂堯何以為以不得舜為已憂也蓋不得

官而敷治自一得舜而舜何以為以不得舜為已憂也蓋不得

禹卑附於水土而切五教自一得禹而舜何以為以不得舜為已憂也蓋不得

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不農夫之勞力者也而顧以之責堯舜

之憂在于得人誠以得人分人以財非不解謂之惠而教人以

之所係為甚大也彼夫天下之人皆然謂之惠而教人以

善非不謂之忠而教之所及有限而難久謂之仁則未也惟

夫愛天下為天下得人者。如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禹之得皋陶，則
 之不治而為天下得人。以代者。不必分人以財，而恩之所及者，
 廣大不必教人以善，而謂之仁。在子得仁，則人豈易言哉。
 是故以天下與人，人以為難矣。而自不為天下得人，則
 擇之至當，選之至公。一或難也。觀堯舜之所以用其心矣。昔
 不慎生民之禍烈矣。是誠難也。堯舜之所以用其心矣。昔
 子之贊堯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由孔子之所見堯舜
 之治天下。一則法天為治，而德業之蕩蕩。豈無所用其心。而可
 哉。但當其時，民害大除，思得人，以與之。此皆其心之所在也。亦
 不。以百畝之不用心於耕耳。夫堯舜治天下之道，豈必與民並耕
 哉。詩子之說多見其妄也。然創為邪說者，許行也。而仲正道以
 入于邪者，非子乎。夫中夏乃聖人禮義之教，而夷狄則棄禮義
 而異于中。吾聞用中夏之教，變夷俗。者有未聞。仲夏之變於
 國者也。

夷者也。師。陳良。本。楚產也。乃悅周公仲尼之道。謂得
 遂。北學於中國。述皆心領而受之。即北方之學者。素服周孔之

等。未能或之先也。彼生于楚而自。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用夏變
 倫。師之。以。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不為不久矣。顛師死。幾而遂
 終身矣。今。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不為不久矣。顛師死。幾而遂

倍之。盡棄其學。以從異端之許行。非所謂變乎。昔者孔子沒。門
 相與心。三年之外。門人各治其。任將歸。入揖於子貢。別相嚮而

喪三年。三年之外。門人各治其。任將歸。入揖於子貢。別相嚮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其師如此。子貢。即去。反慕。築室於場。

獨居三年。然後歸。其師如此。子貢。即去。反慕。築室於場。
 其音。以有若。象有。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禮事之。以寄其思

疆。曾子。與之。曾子曰。其似以事夫子者。事有若。不可。也。夫凡木
 而言。濯之。至潔者。必歸之。江漢。吾夫子。江漢以濯之。皆乎。凡日

道德純粹。一疵不存。明著之極。其殆如。江漢以濯之。皆乎。凡日
 四書親。孟子。卷三。

四書親。孟子。卷三。

四書親。孟子。卷三。

四書親。孟子。卷三。

四書親。孟子。卷三。

四書親。孟子。卷三。

四書親。孟子。卷三。

四書親。孟子。卷三。

求見孟子則其意孟子謂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然見之將以

吾不直言以盡彼則無以明吾道不見雖見我且直言之吾聞

夷子于墨者墨之治親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道易

天下之風豈以其薄為非是而不貴也以薄為貴則必以厚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不以墨氏之所以其所賤者事親也其

術而不遵其教是誠何心哉孟子之言非惡其厚葬也蓋夷子

學于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誌之以此欲其

反求而得夫厚葬之本心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不能直以已之厚葬為是

辭曰勿謂儒道與儒者之道未嘗不古之人曰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明明以愛民如愛已之則以為愛固無差等而曰若保

有保赤子然後有若保赤子是其施之之序也乃施由親始即儒

之道也觀其所言始援儒以入墨徐子以其告孟子孟子曰

夫夷子引若保赤子之言信以為人之親愛其兄之子為若親

其鄰之赤子而無分乎彼蓋別有取爾也以小民無知而犯

上不教無知赤子無知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乃父母不也故人

之過猶民當如慈母保赤子書義且天之生人物也受氣于父母使之

一本而無二故愛親之心為獨而夷子以為愛無差等但施由

路人是親固一本路二本故也蓋上古喪禮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焉者至于他日過之則見狐狸食

之蠅蚋姑嘬之是其類有泚視而不忍視為心者矣夫泚也

非為他人見之有所掩泚也乃其哀痛切中心而達於面目蓋

歸反藁裡取而掩之後世葬埋之禮從此始夫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盡心盡力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彼夷子之葬其親

從厚以厚正有油然干一

曰書觀 孟子卷三 十一 曰言堂

本之故而不能自已者奈何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深自憮然自
蔽于墨氏之學而莫之省耶命之矣此其本心蓋已盡明前疑
為問曰之雖未得親見孟子然而孟子既已命之矣以顯釋迷墨
以得此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以孟子守不見諸曰夫子抱道而處不肯一見當世之
之士君子之在天不見諸侯宜若小節然今若屈一見之必
事業為重出處為輕信而任之大則以君王小則以君霸所伸者小而
以事權尺而直尋夫在者尺少地即屈已一見是也直者尋
也孟子曰君子之不可貶節以求合者其所重昔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以其物不至怒而將殺之孔子聞而志士固窮
不忘在溝壑勇士常不忘喪其元也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所招之皮冠而以招大夫不往也兄君子守道尤非
併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謂枉尺而直尋者較量于多寡而
不以義為斷而以利言也夫義有定之是非而利有難定之遷就無
尺而利存亦將曰可為與夫利之端不閉則已昔者趙簡子使王良
與嬖奚乘為之御車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自味反命于簡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言告王良王良請復之笑不彊之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又味反命于簡曰天下之良工也
簡子曰既為我使掌與奚乘遂以掌謂王良良則不可曰所謂
者為其範以馳驅吾前為之範我馳驅乃終日不獲一後春在
為之詭遇遂一朝而獲十是則前之不獲非我之不善御也彼
四書觀 孟子 卷三

使我之極法也。詩云：御不失其馳，驅之法。舍矢，自能命。如破，此

小雅車攻之。御各循其道而為君子之技也。我不買與小人乘，請辭。夫王良

今必待說過而後中，誠小人矣。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設使其心比而

過，御者與射者比耳，然而獲禽，不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設使其心比而

得禽獸，雖積若丘陵，弗為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設使其心比而

彼何也？且子，援引枉尺直過矣。枉道從彼，已先枉矣。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尚何功業之可就乎哉？

○當時遊說之士，以縱橫之術，竊取權勢。景春覽慕之，曰：我觀

若之士，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其一怒也，則游說諸

侯懼，其安居也，則遊說不用，而天下熄。安以一人之喜怒，係天下之

矣。孟子曰：止，不成為丈夫。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

禮云：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以成人之道也。若夫女子之嫁也，則母

命之。蓋以婦道伊始，示之以從人。往送女之子，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之。夫子，此可知。以順為正者，乃妾婦之道

也。今儀術者，諸侯怒敵，則順而諛之，以收代諸侯之兵，則以

妾婦而稱大丈夫，亦謬甚矣。夫所謂大丈夫者，居天下

之廣居，焉禮有定，惟天下之正位也。立天下之正位，焉義為大

大道也。彼則制事行天下之大道，焉由是得志。禮義于天下而

與民由之，此是而不得志。禮義于一身而獨行其道，當貴也。彼

雖極豐，不能淫。而心貧賤，易移也。彼雖不能移，而變威武也。彼

雖當存，不能屈。而挫其志，蓋其具于我者，隨所在而自得。故其

利之外者，惟此之謂大丈夫。安足以語此。

○周霄以孟子不見諸侯，問之。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為難仕，乃先設問之。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為難仕，乃先設問之。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嘗稽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去國而出疆必載見君質

以公明儀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人皆惆悵弔之合此觀之

嘗仕矣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是非獨急于君蓋亦急于固

則有國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古人所重者祭祀然

家則夫禮曰諸侯躬耕籍田助以終畝收而以供祭祀粢盛夫人親

蠶繅為黼黻文章以為祭之衣服是皆後必有國家始得

也若夫國家一失則籍田犧牲不成矣祭盛不潔衣服不備

矣慢神瀆祀不敢以祭矣觀諸侯而士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

貽先人之恫無田則常祿無所入而牲殺器皿衣服不能備

必有位始得公田之入以祭也士而牲殺器皿衣服不能備

失位則無田無田則常祿無所入而牲殺器皿衣服不能備

是以不敢以祭祭則享之心而不敢以宴夫無君猶不足弔也

其亦不足弔乎香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

也士之見君不可無贊猶農農夫豈為出疆遂廢舍其耒耜哉

夫之耕不可無耒耜也士之去國而仍望仕亦猶是也曰晉國亦士君仕之國也然

霄旣得孟子願仕之心遂諷切之曰晉國亦子仕之國也然

未嘗聞仕如此其急子言仕既如此其急也則宜其易君子

之拘拘于不難仕何也曰是與其相違也彼夫丈夫生而願為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然為丈夫

待命于父母通言于媒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鑽穴隙

然後成其室家之禮如相窺踰牆以相從則內父母外國人皆賤而之矣

嘗不欲仕也是亦為父母者求其有室家之又惡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往見以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此所以難急于仕

○彭更見孟子道不行而歷聘問曰今有一介之後車則數十

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過分泰乎孟子曰士之

子人亦視其道。非其道則一簞食之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
 之宜否耳。苟。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今子以士之傳食。為泰則亦將以舜之受。為泰乎。
 曰否。舜從堯。理天下功德隆盛。其受天下。未嘗無濟于民。事而
 然。食之不可也。曰。也。夫士為無事而妄。而不知其正大。有功在
 如。子不通人功。而易其事。以之。羨。補之。不足。則農之耕。有餘
 粟。女之織。有餘布。勢必至。子如通之。則不獨農得布。梓人。匠人
 輪人。輿人。皆得挾其食於子。乃於此。異端競起。正學。有人焉。道
 莫大乎仁義。仁義莫先乎孝弟。先王入則孝。出則弟。守先
 以之。垂其教。後學以之。廣其傳。是以。入則孝。出則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所謂為仁義之人。宜其功。而不得食
 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本
 將以求食也。曾。君子之為。仁義。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

何以其志為哉。而功自當食。其有功於子。亦因。可食而食之矣。
 且子。平口之食。食其志。亦食其功。乎。曰。食志。始。夫便
 無事而食。為不可。木。主。食。功。也。今見孟子。謂士。子。之。食。火
 有。功。遂。變。其。說。于。食。志。所。謂。適。辭。也。孟子。乃。詰。之。曰。既。因。其。志
 矣。設。有人。於。此。毀。瓦。畫。墁。且。有。害。然。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
 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乃。食。功。也。而。以。士。之。傳。食
 細。而。不。明。于。其。鉅。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而為。齊。楚。二大國。忌。其
 故。惡。而。伐。之。為。宋。則。如。之。何。而。後。孟子。曰。吾。聞。行。王。政。而。不。利。于。也。
 也。以。湯。之。事。言。之。昔。湯。居。亳。邑。與。葛。國。為。鄰。葛。伯。放。道。縱。無。而
 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大。者。禮。之。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信。其。犧。牲。不。備。不。敢。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以。祭。情。或。有。之。因。

人問之曰。備矣。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謂其粢盛不潔。不敢以祭。情亦

有之。使毫衆往為之耕。老弱者饋食。欲其粢盛之有。葛伯無道。自絕

于湯。不惟不祀其先也。亦不惟不合其代耕之勞也。反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時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此不以為德而反。以為仇矣。故商

書仲虺曰。葛伯仇餉。正殺童子之謂也。夫湯勞也。乃忘湯之

德。以虐其民。葛伯之罪甚矣。由是湯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聞之。皆曰。湯

非富天下而利也。為匹夫匹婦復其殺之。雖也。諒于天下矣。顧

四海之內。虐湯始征。則自葛載凡從此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

下。書有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由書

可知。湯師未至之先。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及湯師既歸市者弗止

芸者不變。民各安其業。而湯惟誅其虐民君而弔其受虐民。當是時。真如時雨

既降。民望慰。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望之切而悅之。深不信然。然

則湯之行。王政也。時所爭之。非無天國也。卒未聞有惡而伐

之者。史以武王之事。言之。武成之昔。拜當紂之時。聞之王業已

成。諸侯皆來歸服其中。有攸不為。臣其害及東方之士女。故東征以綏

厥士女。焉而商之匪厥立黃。我昔事商。苦其虐政。今紂事我

周王。庶得蒙其見休。美也。于是皆惟臣附于大邑周。焉觀之。書

一興而民其上。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在下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若是者。何哉。蓋以商紂暴虐。民陷水火久矣。而武王救民於水火

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而已矣。所謂取殘者。于太誓曰。我武惟

揚。侵于紂之疆。則取于凶暴殘。而殺伐。是用張較于湯。而有光

觀于此言。而當日之取殘救民。真不誣矣。然則武王之行。王政

也。商紂方為天下君。不齊大國也。然止不聞有惡而伐之者。而

惟是後。后之民。望湯以為之君。見休不行王政。故見惡于大云

爾苟能以純行純王之政。若成湯平民于大旱之後。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而我有後我之怨。齊楚雖大。戴我之民。以攻我。何畏焉。

○孟子謂夫戴不勝曰。吾觀子之無心。欲子之王之善與。

我明告子。其君猶父之欲善其子也。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

變楚語之齊語。正也。則將使齊人傳諸乎。抑使楚人傳諸乎。

曰。必使齊人傳之。曰。使齊人傳。誠是矣。然學貴專而一。齊人傳

之。而朝夕誦。衆楚人而咻之。則語雜。雖日撻而求其齊。語也不

可得矣。使引其而置之。莊獄之間。且數年。齊人所謂者皆齊

語。歲月久。雖日撻而復求其楚。語亦不可得矣。觀于此。而知欲

誠非一人。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必能以善引。使之居於王所

之。義矣。然使在於王所者。無論長幼之卑尊。而皆如薛居州

善也。則日聞善言。王即欲為不善。而衆君誰與為不善。若在王

所者。論長幼卑尊。而其皆非薛居州也。則讒諂並進。王即欲

其誰與之為善。今在王所。一薛居州也。則非薛居州也。而

人之味也。羣邪必至于害。獨如宋王何。延善類而後可。

○公孫丑問曰。君子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既委質為臣。則以

不得往。以君臣之分。古者不為臣不見也。然不見者。但我不往。

而無往。見之。理故。段干木者。未為臣者也。踰垣而辟之。魯之

見之。義若魏之士。段干木者。未為臣者也。踰垣而辟之。魯之

泄柳者。亦未為臣者也。閉門而不內。是二子之皆已甚矣。若之

我既如迫。不為枉道。斯可以見矣。若孔子者。同不陽貨欲召見

此其如迫。不為枉道。斯可以見矣。若孔子者。同不陽貨欲召見

孔子而惡。已為無禮。乃援禮。大夫有賜於士。士在家拜。受則不

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大夫門是子陽貨遂以大闢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闢其亡也而往拜之夫貨雖闕亡而

然其拜亦禮宜往見者也蓋當是時陽貨先來加禮猶文侯

見也豈得不見求哉若夫君未嘗先加以禮而往見以會子言

曰人之膺肩諂笑以求媚悅于人病過于夏月哇人之子路言曰

與未嘗同心之而強與言觀其色赧赧然而慚亦如非由之所

知也一則惡其強合由是二子觀之則見其意正大之操自君

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既惡則必以禮自閉而語默不苟既

不俟其求之也禮之先而輒往見哉

○夫宋大戴盈之曰行而天下之法廢而天下之農圃自闕市之征

王什一之法去闕市之征積習既久更張以漸今茲未能革請

弟輕之未能什一而亦不至過取以待來年然後悉舉已之

子以何如孟子設喻以曰大夫之言何其有似今有人曰攘其

鄰之雞者或告之曰其取非是君子之道者對曰誠是請損之

改日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夫山墮非義月攘豈乎來

為月法于今日而革弊于來年何以異是夫不知厚也知其非

義斯宜速已之矣何且因循苟待來年終不能革故因其明而激

也之

○當時異說橫行孟子辭公都子未知孟子之心曰外人皆稱

夫子好辯以求勝敢問好何故也孟子曰謂我好辯則非也予

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蓋自上古以來天下之生民久矣而

時與人事常相乘焉當其氣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一亂盛衰

化盛人事得則天下為之一治失則天下為之一亂得失

四書親 孟子卷三 且言堂

且言堂

反覆相尋故治亂亦循環而巳君子當亂世能不拔
持匡救于其間哉且以生民以來之一治一亂言之不扶
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而得水居之故民無所安
者則架為巢以居其上者則穴為營窟以處書曰洚水警
余此言洚洞無源之水乃天降災洚水者時之洪水也此
天亦一人之亂也堯于是使禹治之禹以水之為民害者
而注之海因龍之依于水者驅蛇龍而放之淮是也
由地中行即今岷江桐柏淮積石河之嶧家漢是也
而水治矣水險阻既遠則鳥獸之害人者亦消豈復向之
由地中行而險阻既遠則鳥獸之害人者亦消豈復向之
治也自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歷夏暴君代作以安民所
宮室以為汗池民無所安息田民所賴以棄田以為園圃使民

不得衣食而且暴君代作于上邪說暴行又作人之為民害者
園圃宮室汗池則沛澤多而禽獸至物之為民害者然也自禹
矣及紂之身道而天下又大亂亂人者為害者益熾而
猛獸且偏人矣此由人事之失也周公相武王而與紂
伐于外之奄國三年討其君驅于內之飛廉於海隅而戮
之滅黨紂虐國者凡五十是人之為害者除而驅紂所
象而遠之害者除而猛獸無復逼人之為天下遂其樂大悅
焉此周公輔君牙曰丕顯哉文王之謨丕承哉武王之烈凡
相之功也周書曰丕顯哉文王之謨丕承哉武王之烈凡
以佑勗啟迪我後人者咸以正而無缺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
下又一治也自周公以世運衰振大道微而不邪說暴行有作
來至周室東遷之後世運衰振大道微而不邪說暴行有作
甚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之禍更慘于此

甚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之禍更慘于此
至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之禍更慘于此
四書親

孟子卷三

世運衰振大道微而不邪說暴行有作

天下之禍更慘于此

至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甚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來至周室東遷之後

下又一治也

以佑勗啟迪我後人者咸以正而無缺

相之功也周書曰丕顯哉文王之謨

象而遠之害者除而猛獸無復逼人之為

伐于外之奄國三年討其君驅于內之飛廉於海隅而戮

但吉堂

也孔子生當其時不得君師之位以施發懼乃假魯史之作春

秋夫春秋者止綱常秩名分有善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世有以知我者謂其以片言之間而正一王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罪我者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世有以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其惟此春秋乎

也孔子

秋夫春秋

世有以知我者

世有以罪我者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世有以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自生民以來天下所以亂而復也皆不得

惜無有焉周公孔子其人接亂而反之治耳魯頌宮之詩云

于我狄是膺于荆舒是懲則皆畏威而莫我敢承之防人嚴夷夏

之教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有世道之責者可生三聖

亦欲謂明仁義正人心使無入于無息之邪說為我兼愛之

言于邪說之發距絕其誠行邪說之肆為淫辭者則放其淫辭人

為誠行者則距絕其誠行邪說之肆為淫辭者則放其淫辭人

心不惑以承三聖人救正者故不與之辨豈好辯哉予不得

于所聞且三聖人得而承之距楊能言距楊墨者則其趨

已也聖之言人得而承之距楊能言距楊墨者則其趨

要亦聞焉周公孔子之聖人之徒也亦不我辨是直與于楊墨之

徒而倍聖人之教也悲夫

○匡章曰當今之世求所謂陳仲子者豈不誠廉士哉人之切

莫若居與食也仲子不若于居乃居于於陵之地不苟于三日不食耳無聞目

無見也適井止有李蠶食其實者已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日有見夫仲子本非貧賤也而甘居孟子曰

仲子齊於齊國之士利者比比皆是吾必以仲子之廉則自

俗也為巨擘焉雖然論仲子仲子惡能其廉哉夫廉士有廉士之

有仲子充仲子之操以爭則必如蝮而後可者也夫蝮上之食者

之操已耳非有求于下飲者黃泉也今仲子目謂不苟于居

稿壤人而後食也于室自謂不苟于食而所食者終不免于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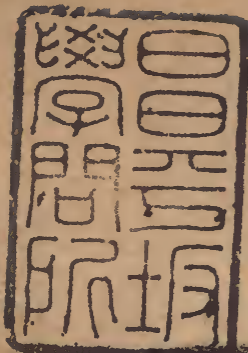
而所居者終不免于室于室自謂不苟于食而所食者終不免于仲

栗固不能如蝮之取足于稿壤黃泉而無待于人也然則仲

子所居之室高如伯夷者之所築與抑亦如盜跖者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如伯夷者之所樹與抑亦如盜跖者之所樹

與是未可知也曰築室樹粟雖未是亦何傷于哉彼其所需身



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曰：爾謂仲子自食其力而無傷于廉乎？
 仲子乃齊之世卿家也。闕闕之室皆功德之遺。兄戴食禾蓋之
 祿萬鍾。世祿之大皆君上之賜。以兄之祿為不義之辭而不食
 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惟辟其兄且離其母。挈其
 處於於陵。其于天性之親。他日歸則適有饋其兒生鵝者。此亦
 之常已。乃頻顧而曰：惡用是鵝者為哉？蓋以為不義之物。他
 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而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
 鵝之肉也。仲子特出而噬之。太以母之食為不義而不食。天
 以母則不食。以妻之粟則食之。無復存義于母之食者矣。乃
 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之室則居之。一食一不食。是尚為能充
 其不食不類也乎。不能克其類則必不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
 操者也。

